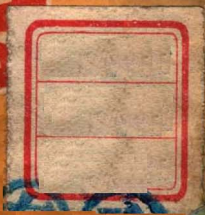


胡夢因



康德九年六月十日印刷
康德九年六月二十日發行

茵夢湖

定價捌角
(外埠另加郵費)

編選人 李紫函

新 京 北 大 街 三 十 號

發行人 宋逸民

新 京 北 大 街 益 智 書 店

印刷人 劉守業

新 京 西 三 道 街 財 神 廟 胡 同 卅 四 號

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

新 京 西 三 道 街 財 神 廟 胡 同 卅 四 號

發行所 益智書店

新 京 北 大 街 三 十 號

湖 夢 茵

總批發處

新 京 市
北 大 街

益 智 書 店

電 話 二 一 五 一 九 一 番

振 替 新 京 二 三 五 六 號

茵 夢 湖

一 老人

一個晚秋的下午，有一衣冠整齊的老人，沿着後街道，慢慢地走着，他好像是散步回家去，因為他那古舊樣式的釘鞋上，全是灰塵。

他的臂下挾着一根鑲金的長手杖；他的黑眸子，好似是蘊藏着他那全成過去的青春配着他那雪白的頭髮，顯得有些異樣，這雙眼睛，平靜地凝望着他四周的景色，或是窺視着他前面的低處，那浴在落日氳氳裏的城市。

他好像來自他處，因為很少過路的人，向他招呼，雖則有許多人，總不禁地要注視他那雙莊重的眼睛。

最後他站住了，在一座有三角頂的高屋前面。再向那城市作了一瞥，然後走到廳堂裏，門鈴一響，屋內便有一個人，從望得見廳堂的小窗戶上，將綠窗幃扯開，窗內便露出一個老婦人的臉來，這老人使用他的手杖，向她作了招呼。

他說：「還沒有點燈！」他的口音，微帶着南方的腔調，那管家婦便又將窗幃放下來。

這老人穿過那寬闊的廳堂，再走過內廳，那裏靠着牆壁，有幾個很大的櫥木櫃放着上面陳設着許多的盜瓶；然後他走進對面的那道門，到了一條小小的過道裏，那裏面有一道樓梯，通着這座房子後面樓上的房間。他緩緩地拾級上升，將頂上的門開了鎖，走到一個大小適中的房間裏。

這是一個又舒適又清靜的隱居所在。牆壁的一邊，擺着碗廚和書架；另一邊掛着一些肖像和風景畫片；一張鋪着綠毯的棹上，放着幾本揭開着的書，棹前擺着一把笨重的圈椅子上有一隻紅色天鵝絨的墊褥。

這老人將他的帽子和手杖，放在一個屋角裏，便坐在那圈椅上，交叉着雙手，像是

散步回來的休息。當他這樣坐着的時候，黑暗漸漸籠罩了一切，不久便有一線月光，從玻璃窗戶裏射進來；映照在壁上的畫面；這一線明亮的光輝，在緩緩地移動的時候，老人便不由自主地，將他的眼光隨着它移動。

後來這線月光，照到了一張小像片上，這是裝在一個樸素的黑鏡框裏的。『依麗沙』這老人輕聲地說；他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，時間便改變了：他重返到青春時代去。

二 童年

好像不到一會兒，一個小姑娘秀美的形體，向他走近。她的名字，叫依麗沙大概只有五歲光景。他自己的年齡。比她要大一倍。她的頸上，圍着一條紅絲的圍巾，配着她那雙棕黃的眼睛確乎很合適的。

她喊：『來恩哈！我們今天放假，放假！整天不上課，明天也不上！』

來恩哈挾着他的石板，但是他將它拋在前門的背後，於是兩個孩子，便從屋子裏跑出去，跑到花園裏，再出了花園的大門，跑到草地上。這個想不到的放假日子，對於他

們多快樂呵！

在這草地上，來恩哈得了依麗沙的幫助，已經用草皮造了一座房子。他們想在春天的晚上，住在這屋子裏，但是還需要一條長凳。他立刻就開始製造：釘子，錘子，和必需的木板，都是現成在手邊的。

當他正在做着這種工作，依麗沙便沿着溝堤走去，採集野錦葵的環形花實，放在她的圍裙裏，想要拿它來，給她自己做錘子和頂圈；來恩哈作凳子時，雖然有許多的釘子都錘成彎了的，但是他到底作成了，當他走出來的時候，再到太陽光裏，她已經到這草地的另一面，正在遠遠的地方亂跑着。

他喊：『依麗沙！依麗沙！』於是她就走到他，她的頭髮，在她的背後飄揚着。

他說：『到這裏來罷，我們的房子，現在完全落成了。唉，你曬得太熱了啊！進來我們在新凳子上坐起來。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。』

於是他們倆便一同進去，坐在那新凳子的上面。依麗沙從她的衣兜裏，拿出那些小圈兒，用長線將它們穿起來。來恩哈開始講他的故事：『從前某次，有三個紡紗的女

人……」

依麗沙說「唉，這個故事我記得爛熟了；你千萬別再每一次，都講這一個故事給我聽罷。」

來恩哈便只好拋下這三個紡紗女人的故事，另外說起一個窮人被丟到獅洞中的故事他說：「那是在夜裏的時候，漆黑的夜，你知道，獅子們都睡着了。可是他們睡着的時候，總要時常打一個呵欠，把他們鮮紅的舌頭伸出來。因此這個人就發抖，當作早晨到了。突然地一道明亮的光，射到他的四周來，他擡頭一望，原來有一個天使，站在他的前面。這位天使向他招手，然後一直走進那些山岩的當中去。」

依羣沙出神地聽着她問：「一位天使嗎？那麼他可有翅膀沒有？」

來恩哈回答說：「這不過是一個故事罷了！你要知道，並沒有什麼天使的。」

「啊，呸！來恩哈！」他說着，瞪着眼睛，瞪望着他的臉。

他蹙着眉頭望着她，她又遲疑地問他說：「那麼，他們爲什麼總說是有的呢？媽媽姑母，還有學校裏，都這樣說。」

他回答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依麗沙說：「可是請你告訴我，獅子也沒有的嗎？」

「獅子嗎？獅子可是有的嗎？是的，在印度有的。那些邪教的僧侶，用它們來駕車趕着在沙漠地裏到處走。我長大了的時候，我想要自己也到那邊去。那個地方，比我們這裏，不知道要美麗得多少了；那裏是一年到頭，沒有冬天。你一定要和我一同去。你願意嗎？」

依麗沙說：「當然，不過媽媽一定要和我們一起去才行，還有你的母親呢。」

來恩哈說：「不，她們到那時候太衰老了，不能和我們一起去。」

「可是我總不好一個人去。」

「哦，你儘可以去的；到了那時候，你一定是我的妻子了，別人是不能多嘴干涉。」

「可是媽媽會哭呀！」

來恩哈燥急地說：「當然我們還是要回來的。現在你快點老實告訴我，你可會和我一同去呢？如果你不去，我就一個人去，那麼我再也不回來了。」

這小姑娘幾乎要哭起來了：「請你別作出這麼生氣的模樣罷，你會和你一起到印度去的。」

來恩哈快樂的很，握住她的雙手，拉着她一同跑出去，來到那草地上。

「到印度去！到印度去！」他唱着，同時拉着她不住地環跳着，跳得她那小紅巾，離開了她的頸上，在後面迴旋飛舞起來。後來忽然把她放了，莊嚴地說：「我準知道這事一定沒有什麼結果，你沒有那種勇氣。」

「依麗沙！來恩哈！」這時候，有人在花園的門口喊。這兩個孩子便回答道：「我們在這兒！」他們互相手牽手地，跑回家去了。

三 樹林裏

這兩個孩子，就是這樣地度着日子。他總覺得她太文靜了，她就覺得他對她太暴躁但是雖然如此，他們還是互相很要好的。他們在閒空的時候，差不多總是在一起過的：冬季便在他們的母親的小屋子裏，夏季在樹林中和田野裏。

有一次，依麗沙受了教師的責罵，來恩哈聽見了，便生氣地將他的石板，在棹上使勁一擗，想要使教師移怒於他，結果却沒有引起教師的注意。

但是來恩哈從此對於地理課，不大高興學習了，同時他作了一首長詩，在這詩中，他將自己比作一隻小鷹，教師比作一隻灰色老鴉。依麗沙比作一隻白鴿；小鷹立誓要向灰色老鴉報仇，只待他的羽翼，長成到豐富的時候。

這少年詩人的眼裏，含着淚珠，他很覺得高興。他回到家裏，設法弄到一本羊皮紙裝成的小冊子，那裏還有許多空白的紙頁；他便在那起頭的幾頁上，聚精會神，寫出他第一首的詩。

沒有多少時候，他進了另外一個學校。他在這裏和那些年齡相若的兒童，交了不少的新朋友，但是他和依麗沙的往來，仍舊和從前一樣。現在他在那許多口談的故事中，從前一次又一次地對她講過的，揀出她所最喜歡的那些，全寫下來，他在做着這種工作的時候，每因幻想的牽引，總想將他自己的思想，加進一點去，可是他自己也不明白什麼理由，總是不能成功。

因此他便照他自己聽來的，一字不改地寫下來，然後他將它們拿給依麗沙看，她便在她書棹的一隻抽屜裏，將它們珍重地保存起來，遇到他在場的時候，她便從他寫這些故事的筆記本上，將它們高聲唸給她的母親聽，這使他聽了，感到十二分的高興。

七年的光陰過去了。來恩哈要離開本城，去受高級的教育。依麗沙一想到現在，竟要完全和來恩哈隔絕，過那寂寞的時候，她的心裏，真是異常的難過。後來有一天他對她說，他還是要像以前一樣，繼續地將故事寫出來給她，他說，他要將那些故事，附在他給他母親的信裏寄給她，然後她也要給他寫回信，告訴他她是否愛它們：她聽了這話才恢復了一點快樂。

快到別離的日子，在未曾詢之前，又有許多的詩，寫入那羊皮紙訂成的本子裏了。那裏面的空白頁，幾乎有了一半，已漸漸地填滿了他的詩歌，這是他惟一的秘密，並且瞞住了依麗沙，雖然這整個的本子和那些詩歌，裏面大多數的情緒，全是由她產生的。

那是六月的時候，下一天來恩哈就要動身了。有人提議，大家再在一起，歡歡樂樂地過一天，於是便安排好，由許多朋友們，在鄰近的一個樹林裏，舉行一次野餐。

路上乘了一小時的馬車，到那樹林的邊上，達到目的地，大家就將車上盛食物的籃子拿下來，步行走過其餘的路。在那樹林中的路，起初經過一個松樹叢林，那裏清冷幽暗，松針鋪滿了地面。

步行了半小時之後，他們走出了那松樹的蔭處，走進一個明亮清鮮的櫟樹林裏。這裏的一切，都是光明而綠潤的；到處都有一道道的陽光，穿過那些多葉的樹枝裡進來，他們頭上的高處，有一隻松鼠，在樹枝間跳着。

後來大家停留在一處地方，那些古老的櫟樹頂枝葉，交織成一個透明翠綠的天幕。依麗沙的母親，打開一隻籃子，在這些人中，有一個長者，自己來擔任分配食物的事務。

他說：「你們這些年輕人，圍着我罷，仔細聽我，讓我來告訴你們。現在你們每人拿兩隻乾麵包去當午餐；奶油剩在家裏，不曾帶來。下麵包的東西，只好自己去找。這樹林裏生着許多的莓子——這是說，誰知道到那裏去找，便是屬於誰的。你若是不會去尋找，那就只好去吃白麵包了；世間上的一切，都是這樣的。你們明白我說的話嗎？」

孩子們大家說：「明白了；明白了。」

這老人又說：「好罷，不過還要看這裏，我的話還不會說完呢。我們老年人，當初東西奔波，跑得也殼辛苦了，所以現在我們就留在這裏，我是說在這裏，在這些枝葉茂盛的樹底下，削馬鈴薯，生起火來，安排好棹子，到十二點鐘的時候，雞蛋就會煎好了。」

「你們爲了報答我們的勞力，就要分莓子一半給我們，那麼，我們也好弄些點心出來。現在你們去罷，隨便你們到什麼地方去，當心要忠實一點。」

孩子們互相頑皮地望了一眼。

那老人又喊道：「且慢，我想我無庸費辭，來告訴你們這一點，誰若是沒有找着，就不用拿出來；不過特別要記得這一點，他也就不能從我們老年人這邊，得到什麼東西好，今天你們所得的好教訓，已經很夠了；假使你們再能找得一些莓子，那你們現在，無論怎樣，總可以算是運氣很不錯了。」

年輕的人們，也都有這樣的意思，他們配成了一對一對，便開始去尋找着。

來恩哈說：「來罷，依麗沙，我知道有個地方，有生着長莓子的樹：你總不會吃白

麵包的。」

依麗沙將她草帽上的綠帶，打好結子，掛在手腕上。她說：『走罷，那麼，籃子也預備好了。』

於是他們便走進樹林裏去，慢慢地進去的他們走過那些潮濕陰暗的幽處，那裏一片寧靜，只聽見在他們頭上，那高飛在天空不見影踪的黃鶯，在嬌啼宛轉；再往前走，經過那稠密的矮樹林，來恩哈因為那裏太密了，必得走在前面，開一條路，這裏折斷一根樹枝，那裏牽開一條蔓延的藤。但是沒有多少時候，他就聽見依麗沙在後面，呼喊着他的名字。他便轉過身來。

她喊：『來恩哈！等一等我呀！來恩哈！』

他看不見她在那裏，但是到了後來，終於望見她，落在後面的叢樹中掙扎，她那秀美的頭，才從那些鳳尾草的頂上，探出往外張望。他便立刻跑回去，從那一叢亂荆棘裏救了她出來，走到一片空闊的地方，那裏有許多藍蝴蝶，在那些寂寞的樹林花間翻飛。

來恩哈從她那漲熱的臉上，將那些汗濕的頭髮掠開，他要將她的草帽，繫在她的頭

上，她却不答應；但是經他一番切實的勸導，她終於肯這樣了。

『可是你的莓子，究竟在那裏呢？』她後來問他，說時停止不走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。

他說：『它們本來就生在這裏，但是蛤蟆在我們之前就到這裏來了，也許是貂鼠罷，否則就是妖精。』

依麗沙說：『不錯葉子還剩在這裏哩；不過在這個地方，求你別再說起妖精罷。走我現在一點也不疲倦；我們再向前去找罷。』

他們的前面，一條小溪流着，小溪的對岸，又是展開着一片樹林。來恩哈兩手抱起依麗沙，帶她過河去。不久之後，他們在那濃蔭的枝葉間，攢了出來，在一片寬闊的林中空地上，站着休息。

小姑娘說：『這裏一定有莓子的，這裏嗅得到一陣陣的甜香呢。』

他們便在照着陽光的地方尋找，但是結果大失所望。來恩哈說：『錯了，這只是野花的芳香罷了。』

覆盆子和冬青，到處都生長着，空氣中充滿了野花芬芳的香氣，這些野花，一片一片地，在空地上長着的淺草裏，互相點綴着。

依麗沙說：「這地方多麼僻靜啊！不知道他們都在那兒呢？」

來恩哈却全不會想到要回去。

「等一會罷，」他說着，將手舉得高高的；「風從那一邊來呢？」但是風却一點也沒有。

依麗沙說：「聽，我彷彿聽見他們在說話，試向那邊招呼一聲看。」

來恩哈把手作成一個空筒，放在嘴邊嚷道：「到這兒來！」

「這兒來！」這是傳過來的回音。

依麗沙拍着手喊道：「他們答應了。」

「不是，沒有什麼；這只是回聲呢。」

依麗沙握住來恩哈的手，她說道：「我害怕。」

「哦！不要緊，你用不到膽小。這地方很有趣呢。到那邊樹陰底下去，坐在深深的

綠茵上罷。我們且休息一會：不久我們就可以找到他們的。」

依麗沙便在一棵椴樹的垂枝下面坐下，向各方凝神諦聽。來恩哈離她幾步以外，在一個樹樁上坐下，沉靜得很，只遠遠地注視着她。

太陽正照在他們的頭上，中午炎熱的眩光，正盡力地照耀着。許多小小的，有金色斑點的，鋼青色的蒼蠅，鼓着顫動的翅，在空中飛翔。他們耳朵裏，聽到四周一種輕微的嗡嗡營營的聲音，在樹林的遠處，還不時地傳來啄木鳥的剝啄聲，和另外的鳥啼。

依麗沙說：「聽呀，我聽見鐘聲呢。」

來恩哈問道：「那兒？」

「在我們的後面。你可聽見不會？正在打着十二點鐘呢。」

「那麼城市就在我們的後面，我們只要照着這個方向，一直向前走去，一定可以遇到他們的。」

於是他們就動身回去；他們找莓子的念頭，已經打消了。因為依麗沙感到了疲倦。最後樹林中間，傳來那野餐團體的一陣笑語聲；隨後他們又看見一張白布，鋪在地上，